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二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序四十四 齒錄類

乙丑同年便覽録序 明崔銑

黄御史希武編次乙丑同年録屬馮無錫景祥刻之而以序屬銑吾三人者皆見於録中故也凡舉進士必有登科録姓名郡邑之類皆在焉復編此者以省序也以

省序者便覽也其便覽者為有事於四方者也以年有世講之義自吾之身而即忽且忘焉至薄也過其里廬而若罔知塗之人也以同年流而為塗人其可悲也已是故開卷之際存者没者升與沈者感其所遇之異而吾則無異視也率吾黨而敦友道者必是録矣夫友道有二焉禮也義也其情篤者其禮完其分深者其義重禮不完則隙之所由生也義不重則市道之為也是故生相問也慶相賀也没相弔也是之謂禮進必相引以

賢毋或妬也退必相要以正毋或係也患難必相扶持以全毋或陷且棄也是之謂義皆將於是録考焉於戲率吾黨而敦友道者必是録矣夫

南京鄉試齒録序　屠隆

王者網羅英俊以賢不以齒故華顛非老童牙非少才諝鵲起鴻烈研隱要以其人何如安問年為鄉試有録録以齒者何也則讓之道勝也唐虞遐規帝道郅隆百僚濟濟後世為楷埀讓及斨益讓朱虎熊羆伯夷讓夔

龍即上材神智不以先人含德沖和宅心柔澹故其所標樹者亦光明俊偉縣諸日月而聲華到今是讓之道勝也先王之教人也宗廟膠庠貴老尚齒進飲食則拜奉几杖則拜温恭遜讓之禮童而習之以折其驕蹇之心而養其從容温粹之度當其時士大夫之器局宏深德業無玷犂然多玉瓚黄流之選詩書所稱後世豔焉帝王以還代不乏俊邁之士或好通脱而惡繩檢習矜露而恥弢藏犖拳曲跽鄙為俗儒倨傲鮮腆目為快士

輕俊子弟濤有才藝至傲其父兄童子何知稍解伊吾輒輕其先輩讓之道蔑如也藉令他日出而立朝腹笥五車言如春華能如轉環智如倒囊其量不足稱也嘗試以後世之士大夫與朱虎夔龍諸公挈長較短或材智不甚遠而氣象自别其所標樹奚啻星淵士柰何不遵德讓哉不佞寡昧謬司文柄於南國峩峩南國維士之藪蓋自六朝以來山川盤回靈氣日開文風日暢家藏夜光人握靈蛇雕龍之業不可謂不盛矣然竊聞之

俗沿浮華士好揚詡少負儁氣操筆斐然輒思傾江左之彦貴都下之紙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則讓之道無乃缺乎是不佞之隱憂也南國之文盛矣柰何復以文進之是以水濟水也故余於多士不憂其不文而憂其不讓子雖神聖不加於父弟雖上喆不先於兄温然和平沖然挹損濟濟多士雖與唐虞方駕可也故士立朝則以賢居鄉則以齒以賢則得真才以齒則崇讓德得真才則國臻於理崇讓德則俗還其醇聖王之立教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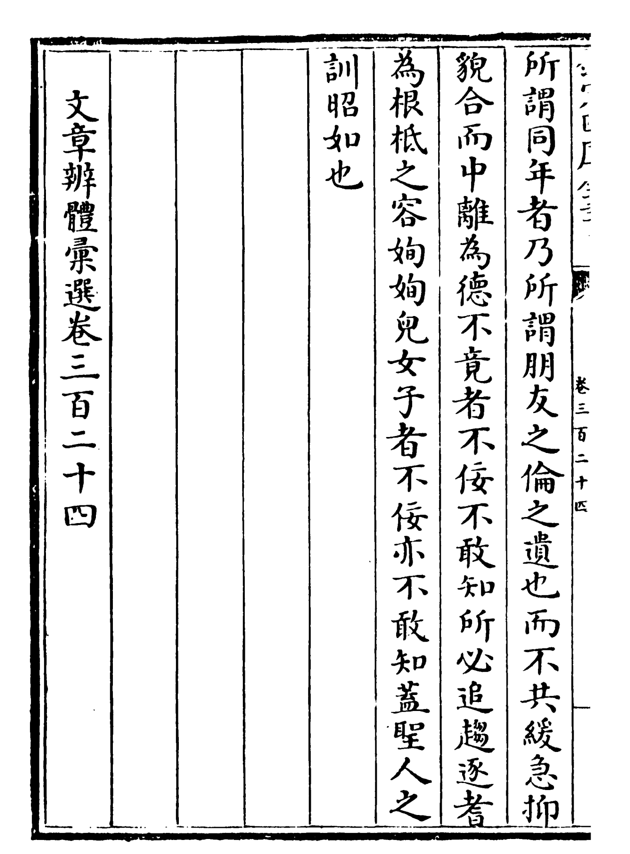
意亦弘遠矣哉爾多士勗之余將藉以報聖天子矣

陝西乙卯同年録序 李維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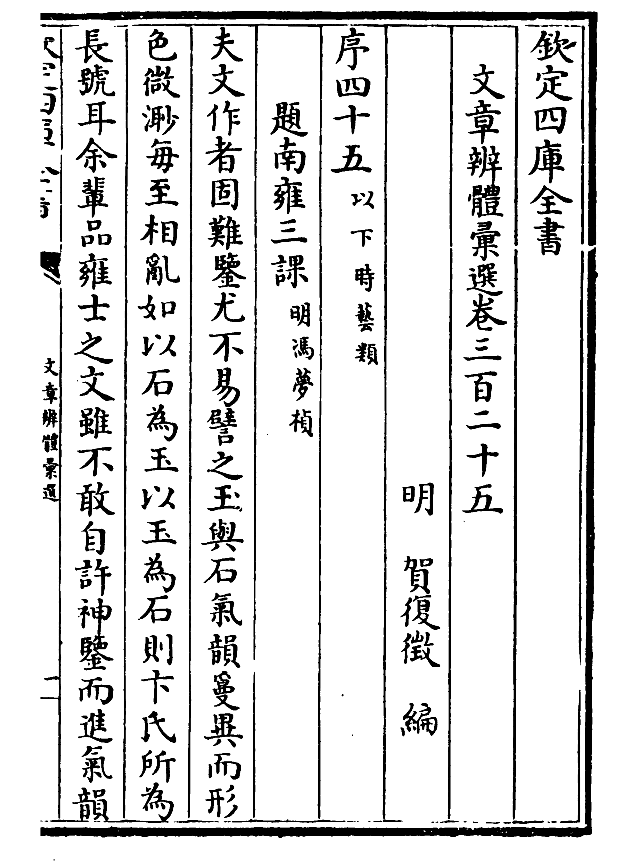
天地之氣倏聚而為人倏散而歸之天地吾不能保其身之不盡而何有於父子兄弟故廟有祧而服有窮厚積以遺所不知何人則達士笑之吾不能常有吾之父子兄弟而何有於人稱人之父子兄弟而與之盟曰世世子孫必無忘也是惑也又凡有血氣之屬莫不知愛其類鳥獸失所羣匹越月踰時必返其故鄉鳴號躑躅

而後能去而況於人乎空谷聞足音跫然則喜故國舊都望之暢然樂也而況其人同其鄉同其舉之時又同儔所云天作之合者邪若是而視其父子兄弟之休戚若燕與越燕雀之啁噍弗如矣由前之說者巢許之厭事老氏之芻狗萬物孟子反子琴張之狂申不害韓非之慘礉少恩而不可為也由後之說者許行之並耕墨翟之不黔突尾生孝己之信王伯輿之情朱亥聶政之俠而不可為也聖人使天下篤於情不使天下為情所

昔設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以相生相長相雜相比而其所親親者不施於民所仁民者不行於物夫人之類不以五倫盡也身親民物之一體也聖人知之審矣而至其為訓弟若曰如是止耳情有所專至必有所不至而出之易窮吾盡吾所可至而無强其所不至所至者人不為恩而所不至者吾不為忍是以身親民物各適其適而五倫之道萬世由之無弊也陝西士同乙卯舉者持所為録請序於不佞不佞為之說曰今



所謂同年者乃所謂朋友之倫之遺也而不共緩急抑貌合而中離為德不竟者不佞不敢知所必追趨逐者為根柢之容姁姁兒女子者不佞亦不敢知蓋聖人之訓昭如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二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序四十五 以下時藝類

題南雍三課 明馮夢楨

夫文作者固難鑒尤不易譬之玉與石氣韻夐異而形色微渺每至相亂如以石為玉以玉為石則卞氏所為長號耳余輩品雍士之文雖不敢自許神鑒而進氣韻

畧形色庶幾近之則諸士之與於兹選者其為玉不為石明甚至於連城之賞按劍之疑此自諸生之遇何足以為文之定價哉因書此以堅諸士之自信

南雍譽髦録序　郭正域

余受事三日而試諸生一時文字不無危側趣詭縹緲附俗余力為删正去其陳言諸生錮於習氣謂余所嘉尚遠乎時矣余自叙以示諸生其說以為凡為聖人之文當見聖人之心得聖人之聲隨與諸生約談名理者

西竺南華勿嗳其沫言行事者盲史腐令勿傳其毛光景可抒謾塗耳目才情未罄勿隅肺腸一時諸生灑然聽之且信且從余亦竭其目力每月三試不厭討論遂根極理要成一家言可備觀覽矣夫文章之道上自六經語孟下逮子史百家古文時藝總之不越理事情景四者而已不能見理而言且非理理既不當說亦不敷不能叙事而用非其事事既强附話亦闇胷不能抒情而别爲點綴設身不真安能如話不能寫景而别事攡

拾風光既假安能如畫夫肌豐力沈本之博洽傳神阿
堵妙在悟門孔子曰辭達而已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
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諸生第
求其達而勿為詖為淫為邪為遁也夫說理寫事抒情
綴景能盡巧心不遺餘力如出其人之口如見其人之
心者達也喉唇糺紛若不可句者詖也謏漗淩厲背其
本旨者淫也厭薄經常徘徊岐路者離也勦襲漁獵捉
襟露肘者窮也世寧有端方之士論篤之人而語不由

東變幻詆誣者乎又寧有眞僞實詣豪傑自命而拾人殘膏假人顔色者乎言為心聲文為德符諸生勉之矣

王季重小題文字序　湯顯祖

時文字能於筆墨之外言所欲言者三人而已歸太僕之長句諸君變之緒音胡天一之竒想各有其病天下莫敢望焉以今觀王季重文字殆其四之而季重以能為古文詞詩歌故多風人之致光色猶若可異焉大致天之生才雖不能衆亦不獨絶至為文詞有成有不成

者三皃時多慧裁識書名父師迷之以傳註括帖不得見古人縱橫浩渺之書一食其塵不復可解一也乃幸爲諸生困未敏達蹭蹬出没於較試之場久之氣色漸落何暇議尺幅之外哉二也人雖有才亦視其所生生於隱屏山川人物居室遊御鴻顯高壯幽竒怪俠之事未有覩焉神明無所練濯胸腹無所厭飫耳目既咨手足必蹇三也凡此三者皆能使人才力不遂焉才力頓盡而可爲悲傷者往往如是也若李重者五歲遍受五

經十歲遂為文章二十而成進士葢一代之才也而天亦若有以畀之者大越之墟古今冠帶之國也固已受靈氣於斯而世籍都下往來燕越間起禹穴吳山江海淮沂東上岱宗西延太行歸乎神都所遊目天下之股脊喉顋處也英雄之所躔美好之所鋪咸在矣於以豁心神紓眺聽者必將鬱結乎文章而又少無專門承學之間靈心洞脫孤遊浩杳蚤為貴公鉅人所賞閒所未聞出見少年裘馬弓劍旗亭陌道之間顧而樂之此亦

文心之所貽行也身復蚤達曾無諸生一日之憂名字所至贊嘆盈矚故其為文字也高廣其心神亮瀏其音節精華甚充顏色甚悅緲焉者如嶺雲之娟天霄絢焉者如江霞之蕩林樾乍翕乍闢如崩如興不可迫視莫或殫形大有傳疏之所胥遺著録之所未經者矣嗟夫以一代之才而絕三者之累若此不亦宜乎其為古文詞詩歌又何如也雖然才士而宦業流通亦無以周世物之容而既以當塗令高第為郎矣復抑而令青浦青

浦故居長卿所治縣也長卿既以此出大越名天下而季重書來乃更以歸休讀書為懐夫季重固已讀書矣凡為若談者當亦有未盡其才之嘆耶然則天之於季重誠若有以畀之無已也夫

序丘毛伯稿　湯顯祖

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氣者全在奇士士奇則心靈心靈則能飛動能飛動則上下天地來去古今可以屈伸長短生滅如意如意則可以無所不如彼言天地古今之

義而不能皆如者不能自如其意者也不能如意者意有所滯常人也蛾伏也伏而飛焉可以無所不至當其蠕蠕時不知其能至此極也是故善畫者觀猛士劒舞善書者觀擔夫爭道善琴者觀淋雨崩山彼其意誠欲憤積決裂拏戾關接盡其意勢之所必極以開發於一時耳目不可及而怪也吾鄉丘毛伯文頗類乎是其人心靈能出入於微眇故其變動有象常鼓舞而盡其詞以立意為宗其所立者常若非經生之常意粤然而

可喜徐理之固應如是也迫促刦牾案行固獲咸其自取力足以遂之機足以轉之如毛伯者世之奇異人也傳曰同明相照同氣相求聖人作而萬物覩蓋聞世有霍林先生者其人正而通於大道善為典則之文天下人士苟有意乎言者以其文為聖而師之然莫敢自名為高弟子者而吾鄉毛伯在焉遺其滅没之形收其靈異之氣世多疑霍林先生好奇士乃不類其所自為嗟夫雖先生亦安得以其所自為率天下士哉顧士有所

為奇者必如吾鄉毛伯馮其可也

合奇序　湯顯祖

世間惟拘儒老生不可與言文耳多未聞目多未見而其出鄙委牽拘之識相天下文章寧復有文章乎予謂文章之妙不在步趨形似之間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狀非物尋常得以合之蘇子瞻畫枯株竹石絶異古今畫格乃愈奇妙若以畫格程之幾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畧施數筆形像

宛然正使有意為之亦復不佳故夫筆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證聖自非通人誰與解此吾鄉丘毛伯選海内合奇文止百餘篇奇無所不合或片紙短幅寸人豆馬或長河巨浪洶洶崩屋或流水孤村寒鴉古木或嵐煙草樹蒼狗白衣或彝鼎商周丘索墳典凡天地間奇偉靈異高朗古宕之氣猶及見於斯編神矣化矣夫使筆墨不靈聖賢減色皆浮沈習氣為之魔士有志於千秋寧為狂狷毋為鄉愿試取毛伯是編讀之

唐道徵文序

陳繼儒

唐道徵性地孤直面目嚴冷自讀書掩戶而外斤斤如也故其文恬靜貞潔有吉人之風焉如其人矣旣舉廷試第一人海內有欲行道徵文者於是唐子問序於陳子陳子曰唐子志士也而猶欲以文行者何也唐子曰爾不見瓦石之在地乎小兒羣戲或削以爲碁或累以爲塔老人長者過而見之則笑其稺且鄙然方其爲碁與塔也小兒其忍遽釋之乎以小兒之耳目手足悉縮

而聚於瓦石之上則瓦石尊矣吾非欲尊吾文也吾將以吾文為碁為塔相與兒戲焉何不可也至於日暮羣散一笑而已又至於升冠戴弁不習兒弄儼然如老人長者思之亦不過一笑而已吾又將以吾文與天下為碁為塔相與兒戲焉已公此一笑何不可也陳子聞之曰有是哉唐子之言也其言幻矣其言幻故其文亦幻吾乃知唐子之視富貴必以浮雲相命者也雖然天下國家非瓦石也異日由狀元作宰相執虛捧盈若為碁

為塔惴惴然惟傾仆之是懼也則幾矣不然吾懼小兒之攘袂而笑子之後也唐子曰善請以叙我文以代紳語

楊去奢制義序　陳繼儒

吾友楊去奢恬淡寡慾落落穆穆人也古今文妙絶一世北面執經者傾逺邇時流投之友則友不喜走少年塲相國聘之師則師不喜逐大人游遇飲則飲不沈湎遇奕則奕不惡戰遇詩則詩不苦吟同舍生及及門弟

子强半為顯人華裾駟馬呵騶巷陌訪求楊先生不拒去亦不報謝釜𡖅罍恥不聞嘆息聲及怨尤可憐之色語云火知三日玉貭試一生心去奢之語矣去奢試每高等食餼心厭之又無資以入國學意將罷去行游名山陳子戲之曰此欲祭酒不得臣學官不得友也自古業左而數奇者多矣公孫弘常退歸海上四十學春秋鄉人再推為射策遂第一劉向數十上書毋聞報罷後以穀梁春秋議三十餘事終為漢名臣夫功名寧有定

局哉功名早父母受其福功名晚百姓受其福而已何與馮去奢之制義今之公孫劉向也其晚合無疑僕請為去奢梓之以傳昔如明珠之光光還自照今此珠一出照乘照千里矣俟去奢異日名遂身退然後與陳子逍遙人間春泥中踏鬬虎跡孤峰頂聽凍猿啼余未老猶能摩洗雙眼待去奢也

馮生開之五易藁序　賀燦然

嗟夫不佞有感於馮生竊有慨世之懷焉世之譚藝者

動曰王唐瞿云迺馮生與不佞譚藝則偓偓推轂王濟之若唐應德瞿思道褊師之矣人有聞兩生譚者輙瞑目而視掩口而笑謂兩生大狂生夫藝林山斗唐瞿如仲尼子輿氏不可竊訾豈非魁天下之故哉則馮生亦爾矣嗟乎馮生未第時恢奇博聞其為文好洸洋自恣不浮没於世俗喜出視人不即琅琅口之非先輩能文家與二三知已人有覽聽者輙以為譚資曰馮生之文當在西漢之世令賈生司馬公諸君典試事馮生之文

售矣當是時馮生文人無留耳目之間者及馮生對南宫第一士人爭購其文於是坊間贋稿數十本贋本一出人輙收裝為帙丹鉛其旁而誦習之曰今魁天下馮君所為文也馮君為文乃爾故魁天下而竟不知其贋矣吕子曰非其所謂是是其所謂非此之謂大惑夫一馮生爾不遇馮生所自為文人皆敝帚視之遇即掇馮生名人視之若明月之珠夜光之壁矣楚璞則燕石實則大惑之謂也俚語有云士無雄雌貴乎遇時寧獨馮

生哉寧獨馮生哉嗟乎功名細故爾文章渺技爾此何足盡馮生世人顧以此重馮生不佞甚慨之矣五易說周彦雲序之甚具不復云云

王性之制義序　陳懿典

不佞於此道中實三折肱耳目精神習熟既久戀戀不舍不覺苦好之而都人士四方賢豪覩其如此又往往以此相質不佞臆言之而諸君子臆聽之自甲午之春以迄今歲户屨常滿則以是故所月旦者什或得其六、

七諸君子或謬許以人倫之鑒而不佞亦間自許如老馬之識塗乃獨失之於雲間王性之余初不識性之而覩其文於楊彥履齋頭神情翩翩如宓妃神女羽葆鳴珮逍遥於瀟湘洛浦之上可望而不可即以為得雋無疑而竟報罷余疑之而不得其故則妄意所見止一斑未得窺君之全豈其如楓落吳江句耶後復從彥履盡索其篋中稿讀之而性之亦欣然盡出以相視愈出而愈奇蓋他人之奇以弔詭恣其悠謬而君之奇以縹緲

發其沖夷他人之竒以句字文其淺陋而君之竒以爾雅標其秀色焉有如君才情而長困頓者乎乃與彦履共為揚搉而刻之因念不佞誚謗耳不自棄於沖風之末黑貂離披卒逢青眼况君才十倍曹丕需之三年氣益厚而神益王中原相過誰不辟易相避者不佞之言終驗也

陽辛會稿序　陶望齡

陶氏自勝國季家會稽鑑湖中其人率柔脆愿朴無工

巧技能之習為農則寡穫賈輙折貲寄迹而干禄者多困跲少就故其人皆生而事鉛槧白首無從業豈古之所謂士鄉士之子常為士者耶業專習久於技固宜愈善而課效兹日乃有孫於前者農不服先疇工失高曾規矩斯足恥矣田居多暇閒與宗人善文者講業社中未久會予有大故罷去故其文鮮少而一二姻友偶與兹會者輙就所見録之然其獲益希矣得百餘義付諸坊賈序曰文如畫然非得其神理弗善也然能者猶可

匠心率意而為逮心滿意極而至矣惟畫而貌人文而經義則心意皆不得自用而受成於人之面與書之題不滿不極則弗能善滿矣極矣而易溢易濫也則可以得我不可以得彼鬚眉誠都貌誠麗令所貌者見而譽曰是何美丈夫也則都與麗者適以成工之拙而見嗤耳今之為經義者有三病有善繪眉目口鼻而不知位置者加目於眉進口於鼻故雖善而不似人有善繪知位置而未肖者似人矣而非所貌又有鬚眉口鼻修短

美惡一如所貌而形合神離色符意槁者此三者皆工文者之通患也求之於今眉與目爭序口與鼻競長者多況其他乎如兹録者非敢謂善也而所謂紊位置弗肖人者庶幾免乎

戴大圓制義序　陶望齡

秋水時至泊土石漂槎梗奔激湏洞潢潦被野當斯時每思得澄潭靜渚臨几盥濯容與於其上及夫宿潦既遷霜清石白淪漪映空寒泉似眼心足其趣而又且有

消縮瞑涸之憂予自通籍來經生制舉之文畧已再變壬辰戊戌間文士務極才力旁摭廣騖庶幾乎浩溔無涯涘之觀而偭法毀方浮濁不泚往往有之至辛丑後其能者卒刊華吐腴相高以理相矜以態其流又纖儉寒弱不復振聳人第見夫潦收水清為可愛詎不知繼以消縮且趣於竭也今之經義猶古之詩歌也其盛衰皆足以觀世季札聞歌鄭曰其細已甚民將不堪聞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夫聲大兆王細微替由此

言之纖儉寒弱者細之類大之反也是故言文體今日宜振其弱態以強其神幹有是人焉世運將賴之比吾獲卒業於邑父母玄趾戴公之文而劃然心開如登朝堂聽鐘鼓入武庫觀戈鋋矛戟之富其才靡所不赴氣靡所不達而皆極於理依於法程源泉涌登沛乎東之而不失其澄渟鑒徹之妙殆所謂廣不宣施不費節有度守有序者吾邑士誦法於斯文雖瞠若乎後猶有夏聲起頹靡還壯觀越其有與乎予樂諸弟子之得師也

序而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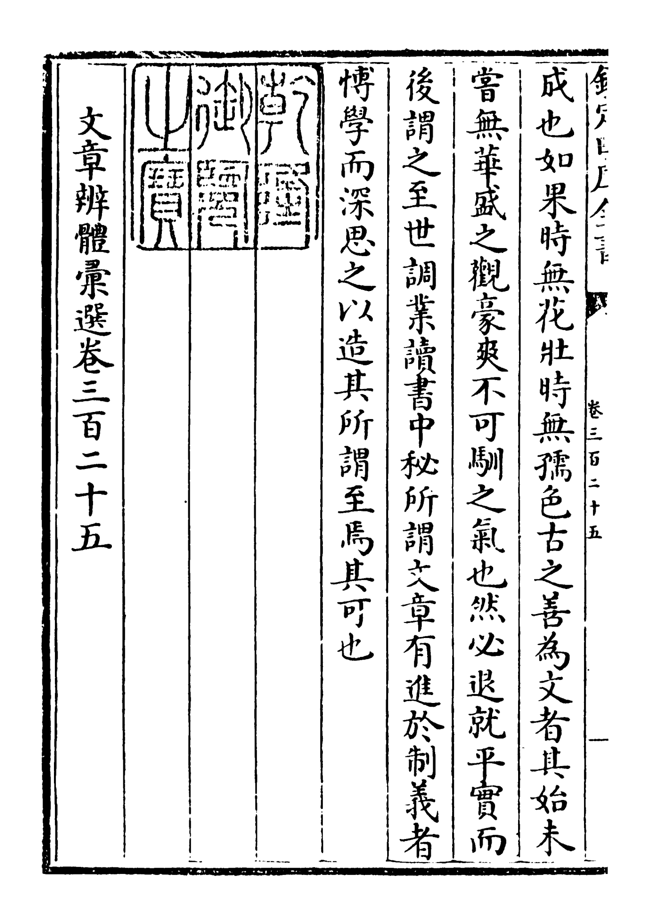
季生弟制義序　陶望齡

予嘗爲諸弟姪論行文正如人愬事耳敏口者能言其甚敏者能省言而無費文至於無詞費而工巧裁制之妙靡不備矣孔子稱辭達左氏乃云文以足言足言之文非至文也意盤辭止而待於足言乎哉百人言一事而或一人悉之百言悉一事而或數言舉之其工拙豈挈度而後見耶予族人守是說以爲文皆務晰理簡詞

無當今繁富華縟之態而季生弟尤甚予自宮秩歸見所構義泊然其旨闇然其不耀予曰子之文信善矣然世方持鶡鷄絃煩調促節靡靡相悅而子挾有虞氏古琴欲一倡三歎以勝之乎及試則稍就濃贍竟中彀矣然意不以為善而珍其舊義藏敝篋中甚秘人亦爭傳之其雅尚篤至確乎堅而不渝吾知季生能以其行文者適於世也為書數言以券之

張世調制義序　陶望齡

文至今日若置菽粟享太牢又置太牢饕海錯其甚也
至無以嗛腹名侈而實約也予記舞象時東南文士善
持格認題淡然寛博而無華者號松江體一時多慕尚
之後趨日醲麗更諵為迂緩而雲間之文亦稍變其精
實過於前沖夷澹泞之旨時有存者以視其先輩已若
酎飲之於玄尊矣予校文南畿所録松士最盛世調檟
最晚收得之甚喜輙以經冠明年復雋禮部選為庶常
其文膚理膩𥦗鋭入而夷出之其正始之遺風乎文之



成也如果時無花壯時無穠色古之善為文者其始未嘗無華盛之觀豪爽不可馴之氣也然必退就平實而後謂之至世調業讀書中秘所謂文章有進於制義者博學而深思之以造其所謂至焉其可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 卷三百二十六 七

詳校官中書 臣 竇汝翼

主事銜 臣 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 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 臣 葉蘭

謄錄監生 臣 王廷璧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三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序四十六

叙四子稿 明袁宏道

今世禁文體者日益厲而時文之軌轍日益壞上之人刻意求平下之人刻意求奇所標若此所趨若彼豈文體果不足正哉夫禁士者一人取士者又一人士緫利

則德故從取不從禁即不然令禁士者取士將一出於平而平不勝敗不得不求其異者求其異者而平者自斥雖欲自守其禁不可得也勢為之也余謂文之不正在於士不知學聖賢之學惟心與性今試問諸業舉者何謂心何謂性如中國人語海外事茫然莫知所置對矣焉知學既不知學於是聖賢立言本旨晦而不章影猜響覔有如射覆深者勝之以險麗者誇之以表詭者張之以貸義本淺也而艱深其詞如僉夫小人之匿其

險語是可喜也故識其前以告都人士之為文者

潘士觀制義序　孫慎行

往余以擇言自命字而櫛之句而比之以去龎雜而就沖和當其為之頗戛戛然巳成而視之人徒思沈氣結而神采黯如也如是十餘年不售吾幾以擇為悔則慨思憬大通明之人其必有不字櫛不句比而暢然適沖和之途者乎而吾未數數如也即見有神采飛揚不沈不結者而味其言卒不免龎雜也則又未嘗不援擇以

心以欺人者也故曰險也詞本蕪也而雕繪其字如紈袴子弟目不識丁徒以衣飾相矜故曰表也理本荒也而剽竊二氏之皮膚如貧無擔石之人指富家之囷以誇示鄉里也故曰貸也三者皆由於不知學智窮能索自不得不出於此為主司者既不能詳別其真偽故此輩亦往往有倖中者後生學子相與尤而效之而文體不可復整矣故士當教之知聖學耳知學則知文矣禁何益哉門人某等留心學問其為文根理而發無浮詞

地而蹈斯爲端士擇善而執乃幾中庸夫世無不擇而能勿龎雜者也亦無有龎雜於言獨沖和於行者吾終不敢以擇言爲諱

删選房稿序　湯賓尹

論文難也莫難論者舉業之文舉業之尤難論者莫近日若但談有及者吾辭之固焉問者曰文格中之有舉業童技耳何難之辭曰第他文者第其善不而已第舉業者宜第其逢不逢焉善矣宜其逢然而有不必也逢

信夫不擇而要於無可擇擇而使人不見為擇此天巧之自合非人力之能為吾嘗黙有喻焉而才弱慮棼不能從容需養以果前志也乃遂以倖售故罷去日者得士觀卷累味之未見有一言龎雜者也其沖和之氣鏗然律呂諧鳴吾甚嚮愛之已問其居平則亦守而櫛句而比者也而絶無沈欝不揚之態若乘風之翩翩翩去來弗由我也然則子方以擇為恬予固以擇為苦耶予之不善擇乃如是雖然請終言擇夫擇豈唯言而已擇

矣宜其善然而有不必也吾將論善乎吾將論齊乎問者曰齊與善與若是抵與曰彼我之所謂善者不可齊也不可既也曰既善矣其不齊何居曰羣心焉羣目焉師曠不能齊不齊之耳易牙不能齊不齊之口昔有辟愛其婦者其婦一目也已而徧行國中觀殊色遂絶無當者曰惜也多一目彼灼然面眉者而如是矣夫文有聲也非耳之所能按有味也非舌之所能調有色也非目之所能觀故曰論文難也寸晷尺幅之用其短其長

不必其平生也斯史之校閱其開明其昏瞶不必其平生也故曰論舉業之文難也吾見有善而不逢者矣始揣之善也其適逢也吾自說以為果也間不必逢焉人必晩曰毋乃未善久而蹟之弃吾亦疑以為未善矣吾見有不善而逢者矣始揣之不善也其適不逢也吾自詑以為果也間有逢焉人必解曰彼有善者偶而蹟之弃吾亦疑以為善矣吾一已之耳目不能自信而況於人於衆而胡乎敢强必之敢輕論之問者曰固也善不必

逢逢不必善非一朝也何以莫甚近日曰子不觀射乎有常儀的數十步之內縱横五尺之皮可得而程焉無常儀的及百步而中秋毫吾不知其巧也往者之牘常陳矣信師說守故規有常儀的也今學子之競異詔令之數新無常儀的也彼曰禁苛此曰愛苛此曰厭平彼曰尚平將奚准也有喉不以直吐有足不以直步平而不平奇而不奇將奚適也問者曰今之文多態也世多才與倚其戲與曰嘻聲日蔑矣力枯瘠矣氣以薄矣奚

其盛奚其盛曰子之所謂盛善者可得聞與曰奇也吾有取焉問者顒而前曰子欺我也日觀子以牘踔子史躡老禪衆驚異之子曾不以眴亦嘗旣子之牘矣庸庸耳無奇而子曰貴奇是子欺我也曰吾之所謂奇非子之所謂奇也物不世見命曰奇物事不數經號曰奇事有一無兩奇之至也私嘗謂一日之立必有一義破止一破承只一承此名爲奇若復可另架一局另鑄一意另匠一詞此名爲偏不名爲奇魯言爲魯思言爲思孔

言爲孔孟言爲孟各不相借此名爲奇若很學義似庸
論義似孟此名爲通不名爲奇今有華人而僞言大人
而襲小兒百綴之衣富人也而拾隣之殘豆以爲飽人
必曰是有痼疾矣今以代聖代賢之筆舌而僅爭佛老
子史之殘有識者識之必曰是有痼疾矣子之所謂奇
其有痼疾者也問者曰奇若是也平則奚若曰證聖者
至奇也故至平無平也故無奇其次能言自胸之所欲
言出之條達則亦平矣能言其所欲言則亦奇矣子之

所謂平竒分言之也我之所謂平竒合言之也問者曰得子平竒之說知所以竒矣敢問探闕之術曰必也愚曰與哉智者不幾也乃愚之幾闕四字必專專則極極則靈吾嘗試之矣自我少時觸而滿意縱而疾書葢亦易之矣尋復之十餘年而始覺其難也每拈一目焉舌若撟脏若矐形若槁木胸若鐵壁持目迷茫不記何册俄而一線微沖駁雲穿隙須臾之頃劃然開豁窮天窮地目前歷歷盡世所有都如可攝及亟趨而赴之障

焉忽失世之所有與胸中所了可攙入者復無一物返吾盛氣轉掉微息已乃伏首徐書一若吐出作無所作說無所說及義之成也檢而眡之儼如故紙不着一墨蓋方其少而易之也食頃可三四義後乃竟數日夜不就一義後乃不就一語環櫝數朝面目陷臞形容黧黑當此時不知舉業之為舉業也人之我許我詈不知也終我之身逢與不逢不知也此亦愚之至也然遂以是病忘逮其試日以不能畢思為恨七目之中第取一目

靜默念之率而操觚數行俱下若平所宿構然者此一愚之效也愚者如此智可知也然非至愚恐其以聰明從事而不必專極問者曰苦而不甘若何曰苦則甘矣不甘非苦之極也曰以苦之功力試之人人可必效乎曰可曰何可也曰心統於靈靈統於聖彼亦一極也此亦一極也作者立聖人於其前如或見之覩者立作者於其前如或見之神者相告也夫善不善則吾不敢知苟其逢也未有不以神相告吾見希詭一至之說有不

達者矣未見統於聖者之有齟齬也問者曰竟子之論則亦齊矣曰不齊者神未極也神所以齊也聖所以齊其不齊也歷萬年周八方而永無隔者其惟神乎故善作者傳神善觀者相神有取甲辰房稿删第之者吾友陳長卿氏也長卿氏宿以善作鳴其於相文也有餘矣吾故以嘗所問答者歸之以質於文家

唐君平視古草序 湯賓尹

人於文章有全至者有半至者畢至而後求過其取途

也寡矣甞試以文章之分十概量之得十則宜無不遇也不得一則宜無遇也得五者不必遇不必不遇得五而遇則已非偶也然不及二三而偶者尚多也僅得五而不遇則非不偶也然越之七八而不偶者尚多也吾以十全待十售人以五倖就五利卒之半至者逝賈去而吾環桂秦廷完抱以歸竟為世人謗難矣哉有志之士夫初君平與我論文也絶去筆墨一以聖諦從事見有矜綺瑰者唾之曰非是獵取高名傾異都人士者曰

是固非是葢瞑卧幾時枯坐幾時指畫手摩又幾時以庶幾一字之合吾輩之於此道也苦矣吾數南征數不第君平曰必無易故我領之及君平數北征又數不第我弔君平曰必無易故君平領之刺繡半生不如倚市一日要以一日之合易一字之合難一日之合造物與人兩有之一字之合神人之所不能尸而才智豪有力之所不能篡也文無立至之程而有自至之候遇無必至之技而有獨至之神和氏之玉三易主三獻而忘其足

之苦也彼豈能計料後王賞識增別前人哉一獻如故再獻三獻如故抱玉者之神既已精光照奪不容埋滅矣君平貌皙如脂眼如電鬚長二尺如戟狂走市上一市堵觀與人語詩賦兵劍内外阨塞古今上下之數霏屑而吐悉本胸畫性復開張睥睨貴富周急貧難畧如魯仲連李太白之為人而吾獨以癡絕轉相近綦視舌草刻於辛丑之春海内自以神識識君平毋問舌端已

西湖談藝序 張弱

余病遊西湖見養生家錢先生先生謂余曰人生功業
葢世文章名滿天下其於一鍼元氣如漏巵注水余感
其言作詩謝之有省言常護氣息念自通神之句遂假
宿湖上僧舍浹旬日求盡其服氣之術而錢塘諸君子
聞余至操文叩吾閣者屨錯户外既相對輙似酒人逢
麯車津津不能置口矣省言護氣之戒都不復記憶坡
老所謂知過不改者也每坐上偶拈一題率爾談論粗
有本末諸君子遂以為文客退不能多記其録成編者

纔十餘首耳友請刻而傳之世余笑曰錢先生一服良藥吾不能服柰何以膏肓中語誤天下無病人時錢孟玉鄭德滋從余遊請曰顧師無執養生家十成語坡老云與其茹也寧吐之適吾意而已余快其言曰是吾藥也吾病且霍然遂聽諸君子刻之

隱秀軒時義自序 鍾惺

時義非小道也能至之者不能言有神存焉能言之者不能至有候存焉不佞平生於斯目境之所及有之而

足跡實未到也以此自尋自考今日之偶收於南宮而謬辱國士之許視昔之困頓諸生而不得一衆人過者其業未敢尺寸有所輕貶而實未能尺寸有所更進則昔日二十年諸生世所目笑疑棄過而不肯問者或不佞之微有所窺而有以自信或不可知而今日之見以為有可驚可喜者正不佞所欲然足跡之未至而不能滿志於斯者也

叙周臨如稿　趙維寰

蘇子瞻爲文行乎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而阿堵傳神半得之文與可之畫竹當其奮筆直遂以急追其所見葢胸中業有成竹矣揚子雲默而好深湛之思其著書幽入黄泉高出蒼天令讀者難句學者難成而與不知誰何之人相期於不知誰何之世曰後有子雲當知我此兩家濃淡不倫彫質互異而千秋自命要歸於各極其致云乃近世學士往往宗尚子瞻家傳户誦幾比之菽粟水火而太玄法言諸篇有白首不一寓目者即

其知者亦第什襲藏之曰弘壁天球但當奉為世寶而不可以療饑嗟夫使子瞻而早知其文祇為後人療饑具也肯一字落人間耶士固有寧滅性而不食嗟來者是未易為餒夫饞口道也吾友周子臨如一日以坡仙集遺余而即出其行稿以示余讀之抉輿鉤㣲嵌空鑿竅真有所謂寧滅性而不食嗟來者余心折焉為走筆書簡端以旌其獨往而竊附於桓譚范逡之識其勿謂余自解嘲也

題瓦注篇

趙維寰

是科庚午余免韓待試京兆瀕行梓其牕課數首將懸國門余召謂曰予將為名耶夫士持藝徼第其道猶博也蕲必得或不必得不必得或佹得之科名神物可機縁遇不可權術取金注瓦注之説窺其微矣故昔有道先生與文士商應舉必誡曰勿以得失攖爾慮蓋造物顛倒英雄祇憑得失小數吾奪其所恃氣遂足淩其上而控扼之此瓦注巧愈於金注惛也憶余少壯時試毎

嶄必得一不得必號慟隨之顧今頭顱如許面目依然斯豈非金注之骰鑒與顧兒勿復市名今天下士攻制舉業者雅知無聲雅知無聲子曰退之世如有惜名者吾父子之不墮五陵兒後也豈待今日哉已矣是編安所用無已其名之瓦注可然已晚矣清和月朔鈍叟無聲書於海昌之天濤閣

蔚草序 陳萬言

憶往時每侍膝前奏一藝則先君子賞之見背以來兼

如失數良師友每負疚吚唔則母氏憐之䕶背復彫烏哺未酬裴徊松櫝間黯然無色强對筆墨以當𩰪噫顧復誰為賞之而誰為憐之者伊蒿伊蔚王裒所以受讀涕泣而不能竟也援琴既及檢輯成編工拙誹譽不敢問矣

焚草序 陳萬言

丁敬禮謂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曹子建以為達余亦云然二十年來素業流傳日廣

暇日手自燒却僅存如干篇附近刻二草之後庶將成其一家言抑亦吾自得之大畧具是題曰焚草君苗見士衡文欲焚筆硯吾見吾文豈必士衡哉天下滔滔極矣他不具論只此木妖書蠹恨不得悉置咸陽一炬中請自隗始

康弱孟草序　陳仁錫

衡拔立楚峰而瀟霍為副軒轅以並嶽夫嶽奚可並也凡山川竣者不必幽楚祝融高方廣邃而石菌芙蓉諸

巒九向九背故其文奇且曲雄者不必媚若武夷金簡君山美酒與孤帆共隠約於江流飛花滿洞庭故其文尊竦而凈娟麗者不必蒼太和南嶽側身黒虎有人焉烏帽紫裘正襟雪堂故其文秀而整泓者不必逺遡巫峡極瀟湘岣嶁絡絲相峙鳴故其文起伏後先如蒸湘兄弟國曠者不必韻郎官可湖魚龍悲嘯而鈷鉧石渠之泉乍大乍細故其文暫黯幽沈無垠際天川性逶迤而蒸雲夢撼岳陽不極溯洴不止故其文如蛟龍不可

嶠遡嘗怪掄文者曰才情不可極夫才情不極皆庸才也偏才也要之才情者武侯云吾心如稱不能為人輕重是已非衡也而何五岳之有衡也猶吾心之稱也知人難知山川亦難柳子厚不記泆山而山谷更以大溪勝之要之其人之精神出則山川之精神出矣戊午幾入觳而造物故遲之一片君山筆端畫出世有軒轅勿副灊霍以貳岳哉

易準序　黄汝亨

往余與門人輩說經譚道接塵論文慮無虛晷而獨玄
父周旋最長其人靈骨玄心渾中朴外諸人望之踧如
也而諸人之業亦無能為右今夏得其所選易義一一
皆準於法其為余所已歷者七所未經者三煥若神明
頓還舊觀玄父具有深心哉夫文之有準猶奕之有譜
匠之有繩而射之有鵠也不按則不名為工不游神不
名為化夫有神化而廢準者矣未有廢準而神化者也
余敢謂習者之門而令天下盡失智巧哉老僧以毀戒

印宗法吏以破案舞律余與玄父將不免多事之誚所甘心焉矣

吳伯霖稿序 黄汝亨

伯霖妙才過余而以臭味謬推余四方推藝文之長及伯霖亦謬而及余然余技止矣而伯霖日進往謂伯霖文如傾國佳人直以致勝今不幸伏幽憂之中棲息聖水遲伯霖一第顧發憤索羣書而討之湛深其思而紓之篇以授方内學者其譚理如尊宿登壇名言屑玉而

尊宿無其秀其鑪錘古人而挽强於一句徵巧於一字如發鉶才士而才士無其深乃知文章之妙而良工之苦干將莫邪出而水陸斷風雨至而當其躍身冶中不避陰陽之患而取精以出者世人不見也嗟乎此豈可與偏才小生卮言游辭以慱名高者同年語哉雖然宇宙事廣矣文章之士精用之而有道者以為枝葉吾願與伯霖閉户而下其鍵相守於無名之樸可也

閲楚一録序　繆昌期

論士者舉不知何人之牘而瞢然遇之此所謂天也比折卷而姓名見撤棘而其人見鑒貌察言問年貿里門地之高寒時名之喧寂種種差别於是房選出而出入盈縮意不無一轉則天而之人矣夫人與人之相知也其孰與天余既出楚闈引見諸士廹鵠其闈卷歸而刻之吳門亦姑以志其瞢然之遇而已是為閱楚一録

鄭都甫石室制義序　黄道周

僄鋭於聖賢之言以貌聖賢貌之而得亦有五賊焉蚤

犢而帶不堅一也像教而優飾二也無所鼓之縈絲而救日月三也以教天下之輕熳老拜其稺婦驕其姑四也火迫霜枯五也深宿於聖賢之言以貌聖賢貌之而不得亦有五德焉謙柄一也英壯二也眉鬚巳茂蹔悅不設三也知敗而達化暫通玄理以反於命四也幸而行之不更言者五也故以文貌利聖賢之言與其夙而享之避五德寧晚而享之避五賊鄭都甫之於聖賢葢沈浸而圖之矣先是十數年則見鄭都甫所爲制義精

暈相射出於石室今又十年而都甫猶以是名石室猶故也而精暈則既加速矣往余亦廿載困於此道游處寡陋邈於師友獨與窮戰時敗時勝每一顛頓則痛自引咎灼體翻膚大而揮鉏頗金之慜細而如厠脫巾之罰莫不咀毒心繫發欒清旦然絶口不敢謂文章之故者人即不能為文章謝文章之報其過不過與衆等比不能為聖賢而驟壽以聖賢之言大食其報衣衣車車罪乃過於倚市而績帝飾者故今天下所為巳而葢且

比於聖賢者其品不過二端免罪第一引罪而知過第二爲其道不食其報第一後其報而久於其道第二夫都甫則所謂後其報而久於其道者也後其報而久於其道即奉聖賢而食文章不以爲過如僕則僅知罪焉耳夫以魯五百里三命之爵蹴躃一聖人五十年而後得之猶且不久仲尼自云吾戰則必克祭則受福必不敢云吾仕則必蚤達也必不得已而取猶人在茲者以自抒發怡悅於其弟子猶不識當時所爲文等季孟安

在今樹顒項結股脚趦且旅偶一語影似而張目大嚼危步皇堂之上又因以教人云云云云若莫已若者是都甫與僕之所大恥也僕生平顛頓文遇每反成敗得失與意中之事了不一合即有一二文字誤星人目其是非去取與所懐來亦絶不相當以此不敢向人商畧此道意僕後都甫既十年所不甚沈浸於罪報引免之間擇之未審乎而都甫之辨此則既久矣今天下人為聖賢大江南東鄱湖之西有唐宜之羅文止譚友夏諸

君皆深宿於聖賢之言鄭都甫以石室靈威提撮諸勝即一旦有仲尼出將立矍相射文貌之言招諸慓鋭者入門而右諸深宿者入門而左吾將中立焉則慭在德賊之間亦奉鼎耳逡巡卻立以從於後報而久道者則在吾都甫乎在吾都甫乎都甫建德人今大中丞之昆與貴池丁師交俱為吾師行

前歷試卷自叙　艾南英

予年十有七以童子試受知於平湖李養白先生其明

年春為萬歷庚子始籍東鄉縣學迄萬歷已未為諸生者二十年試於鄉闈者七年餼於二十人中者十有四年所受知邑令長凡二人於是先後應試之文積若干卷既删其不足存者而其可存者不獨慮其亡佚散亂無以自考又重其皆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且以存知已之感也乃取而壽之梓而序其所以梓之之意曰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舊制諸生於郡縣有司按季課程名季考及所部御史入境取其

士什之一而校之名觀風二者既非諸生黜陟進退之所係而予又以嬾謾成癖輙不及與試獨督學使者於諸生為職掌其歲考則諸生之黜陟係焉非患病及內外艱無不與試者其科考則三歲大比縣升其秀以達於郡郡升其秀以達於督學督學又升其秀以試於鄉闈不及是者又有遺才大收以盡其長非是途也雖孔孟無由而進故予先後試卷盡出是二者試之日衙鼓三號雖冰霜凍結諸生露立門外督學衣緋坐堂上燈

燭輝煌圍爐輕煖自如諸生解衣露足左手執筆硯右手持布襪聽郡縣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學前每諸生一名捜檢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倮腹赤踝為漏數箭而後畢雖壯者無不齒震凍慄腰以下大都寒沍僵裂不知為體膚所在遇天暑酷裂督學輕綺蔭涼飲茗揮箑自如諸生什伯為羣擁立塵坌中法既不敢執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數百人夾坐烝薰腥雜汗淫浹背勺漿不入口雖設有供茶吏然率不敢飲

欽必朱鈐其牘疑以為弊文雖工降一等蓋受困於寒暑者如此既就席命題題一以教官宣讀便短視者一書牌上吏執而下巡便重聽者近廢宣讀獨以牌書某學某題一日數學則數吏執牌而下而孑以短視不能見咫尺必屏氣囁嚅詢傍舍生問所目而胥學又望視臺上東西立瞭高軍四名諸生無敢仰視四顧麗立伸欠倚語側席者有則又朱鈐其牘以越規論文雖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雖溲溺不得自由蓋所以縶其手

足便利者又如此所置坐席取給工吏吏大半浸漁所費倉卒取辦臨時規制狹迫不能舒左右肱又薄脆踈縫據坐稍重即恐折仆而同號諸生常十餘人慮有更號率十餘坐以竹聯之手足稍動則諸坐皆動竟日無寧時字為跛踦而自閩中一二督學重懷挾之禁諸生併不得執硯硯又取給工吏率皆青刓頑石滑不受墨雖一事足以困其手力不幸坐漏痕承霤所在霖雨傾注以衣覆卷疾書而畢事蓋受困於胥吏之不謹者又

如此比閱卷大率督學以一人閱數千人之文文有平奇虛實煩簡濃淡之異而主司之好尚亦如之取必於一流之才則雖宿學不能無恐而予常有天幸然高下既定督學復衣緋坐堂上郡縣有司候視門外教官立堦下諸生俛行以次至几案前跽而受教噤不敢發聲視所試優劣分從甬道西角門以出當是時其面目不可以語妻孥蓋所為拘牽文法以困折其氣者又如此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至入鄉闈所為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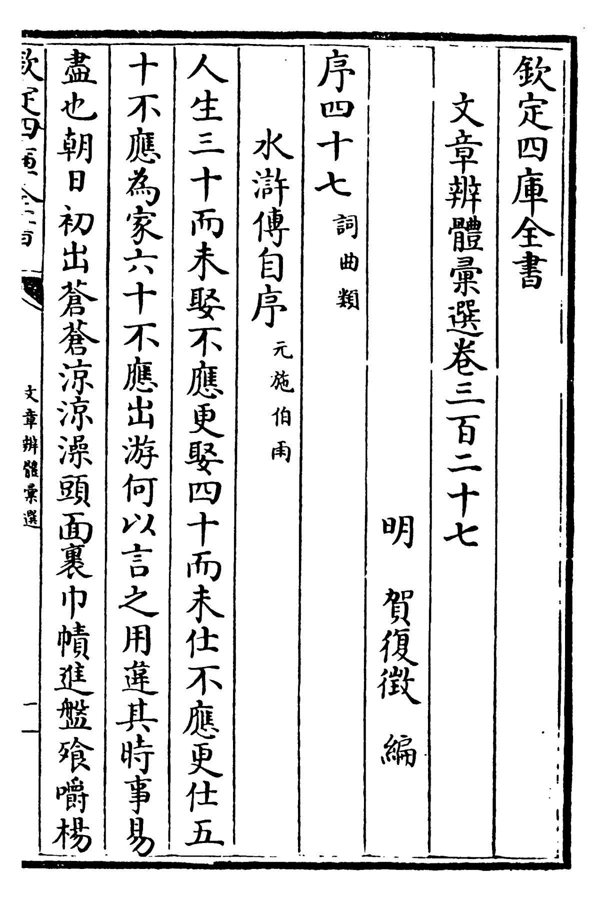
檢防禁囚首垢面夜露晝曝暑暍風沙之苦無异於小試獨起居飲食稍稍自便而房司非一手又皆薄書獄訟之餘而予七試七挫改絃易轍智盡能索始則為秦漢子史之文而闈中目之為野改而從震澤毘陵成弘先正之體而闈中又目之為老近則雖以公穀孝經韓歐蘇曾大家之句而房司亦不知其為何語每一試已則登賢書者雖空疎庸腐稚拙鄙陋猶得與郡縣有司分庭抗禮而予以積學二十餘年制藝自鶴灘守溪下

至弘正嘉隆大家無所不究書自六籍子史濂洛關閩百家衆説陰陽兵律山經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無所不習而顧不得與空疎庸腐稚拙鄙陋者為伍每一念至欲棄舉業不事杜門著書考古今治亂興衰之故以自見於世而又念不能為逸民以終老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古之君子有所成就則必追原其敭歷勤苦之狀以自警上至古昔聖人昌言交拜必述其艱難創造之由故曰逸能思初安能惟始故試卷雖

鄙劣猥陋不足以存然皆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况數先生者又皆今世名人鉅公而予以一日之藝附弟子之列語有之知已重於感恩今有人於此衣我以文繡食我以稻粱樂我以臺池鼓鐘然使其讀予文而不知其原本聖賢備見古今與道德性命之所在予終不以彼易此且予淹困諸生既無以報知已而一二君子溘先逝者又無以對先師於地下以其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又以存知已之感此試卷之

所為刻也若數科闈中所試則世世皆以成敗論人不欲
壓世人之耳目又類好自表見形主司短長故藏而匿
之然終不能忘其姓名駒兒五歳能讀書將封識而使
掌之曰此某司理某令尹為房考時所擯也既以陰誌
其姓名而且使駒兒讀而鑒鑒而為詭遇以逢時無如
父之拙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二十六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二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序四十七 詞曲類

水滸傳自序 元施伯雨

人生三十而未娶不應更娶四十而未仕不應更仕五十不應為家六十不應出游何以言之用違其時事易盡也朝日初出蒼蒼涼涼澡頭面裹巾幘進盤飱嚼楊

木諸事甫畢起問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後可知一日如此三萬六千日何有以此思憂竟何所得樂矣每怪人言某甲於今若干歲夫若干者積而有之之謂今其歲積在何許可取而數之否可見已往之吾悉已變滅不寧如是吾書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變滅是以可痛也快書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談其誰曰不然然亦何曾多得有時風寒有時泥雨有時卧病有時不值如是等時真住牢獄矣舍下薄田不多多種秫米

身不能飲吾友來需飲也舍下門臨大河嘉樹有蔭為吾友行立蹲坐處也舍下執炊爨理盤槅者僮老婢四人其餘凡畜童子大小十有餘人便於馳走迎送傳接簡帖也舍下童婢稍閑便課其縛帚織席縛帚所以埽地織席供吾友坐也吾友畢來當得十有六人然而畢來之日為少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來為常矣吾友來亦不便飲酒欲飲則飲欲止先止各隨其心不以酒為樂以談為樂也吾友談不及

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遥傳聞為多傳聞之言無實無實即唐喪唾津矣亦不及人過失者天下之人本無過失不應吾詆誣之也所發之言不求驚人人亦不驚未嘗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際世人多忙未曾嘗問也吾友既皆繡淡通潤之士具所發明四方可遇然而每日言畢即休無人記録有時亦思集成一書用贈後人而至今闕如者名心既盡其心多懶一微言求樂著書心苦二身死之後無能讀人三今年

所作明年必悔四也是水滸傳七十一卷則吾友散後燈下戲墨為多風雨甚無人來之時半之然而經營於心久而成習不必伸紙執筆然後發揮蓋薄暮籬落之下五更臥被之中垂首撚帶睇目觀物之際皆有所遇矣或若問言既已未嘗集為一書云何獨有此傳則豈非此傳成之無名不成無損一心閑試弄舒卷自恣二無賢無愚無不能讀三文章得失小不足悔四也嗚呼哀哉吾生有涯吾烏乎知後人之讀吾書者謂何但取

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讀之而樂斯亦足耳且未知吾之後身讀之謂何亦未知吾之後身得讀此書者乎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東都施耐庵序

曲序　　徐渭

海樵君詩篇子都廄已刻於粤南至是從子某又取君所為曲若干首刻而播於里巷藏其副於息柯亭中目曰息柯餘韻從衆好也業已要予發其意於篇端予雖尚未見全篇也而故嘗與海樵君游則固諗其音矣辟

若好琴瑟然其音無所不具其抒之於思也極其所到
怨誹則可以稱小雅好色則可以配國風而其按之於
指也過小雅則聞之者足以怨過國風則聞之者足以
宣而君今已絃解而柱崩矣琴瑟之音杳然雲散風駛
而獨留者譜固聞之者之所欲傾耳而起君於松楸之
表者也而烏知其不傳哉語曰睹貌相悅人之情也悅
則慕慕則鬱鬱而有所宣則情散而事已無所宣或結
而痑否則或潛而必行其幽是故聲之者宣之也故觀

玆譜者人將以為登徒子莫如君余獨以為反登徒子莫如君獨其聲艶耳空同子稱董子崔張劇當直繼離騷然則艶者固不妨於騷也噫此豈能人人盡道之哉

序拜月西廂傳　李贄

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畫工也夫所謂畫工者以其能奪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無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百卉具在人見而愛之矣至覔其工了不可得豈其智固不能得之與要之造化無工雖有神聖

亦不能識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誰能得之由此觀之畫工雖巧已落第二義矣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可悲也夫且吾聞之追風逐電之足決不在於牝牡驪黃之間聲應氣求之夫決不在於尋行數墨之士風行水上之文決不在於一字一句之竒若夫結構之密偶對之切依於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應虛實相生種種禪病皆所以語文而皆不可以語於天下之至文也雜劇院本此遊戲之上乘也西廂拜月何工之有蓋工莫工於琵琶矣

彼高生者固已殫其力之所能工而極吾才於既竭唯作者窮巧極工不遺餘力是故語盡而意亦盡詞竭而味索然亦隨以竭吾嘗攬琵琶而彈之矣一彈而嘆再彈而怨三彈而向之怨嘆無復存者此其故何耶豈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耶蓋雖工巧之極其氣力限量只可達於皮膚血骨之間則其感人僅僅如是何足怪哉西廂拜月乃不如是意者宇宙之內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於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議

爾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於為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已之壘磈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既已噴玉唾珠昭回雲漢為章於天矣遂亦自負發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寧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欲殺欲割而終不忍藏於名山投之水火予覽斯

記想見其為人當其時必有大不得意於君臣朋友之間者故借夫婦離合因緣以發其端於是焉喜佳人之難得羨張生之奇遇比雲雨之翻覆嘆今人之如土其尤可笑者小小風流一事耳至比之張旭張顛羲之獻之而又過之堯夫云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夫征誅揖讓何等也而以一杯一局覷之至渺小矣嗚呼今古豪傑大抵皆然小中見大大中見小舉一毛端建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此自至理非干戲論

倘爾不信中庭月下木落秋空寂寞書齋獨自無賴試取琴心一彈再鼓其無盡藏不可思議工巧固可思也嗚呼若彼作者吾安能見之與

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詞序 王思任

火可畫風不可描氷可鏤空不可斡蓋神君氣母別有追似之手庸工不與耳古今高才莫高於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其次則五經迻廣之此外能言其所像人亦不多左丘明宋玉蒙莊司馬子長陶淵明老杜大蘇

羅貫中王實甫我明王元美徐文長湯若士而已若士時文既絶古文詞詩歌尺牘玄貴浩鮮妙處夥頗然稟胎江右開乳六朝楨糟粉肉響屧扳袍之意時或有之至其傳竒靈洞散活尖酸史因予用元以古行筆筆風來層層空到即若士自謂一生四夢得意處惟在牡丹情深一叙讀未三行人已魂消肌栗而安頓齣字亦自確妙不易其欵置數人笑者真笑笑即有聲啼者真啼啼即有淚歎者真歎歎即有氣杜麗娘之妖也柳夢梅

之癡也老夫人之軟也杜安撫之古執也陳最良之霧也春香之賊牢也無不從筋節竅髓以探其七情生動之微也杜麗娘雋過言鳥觸似羚羊月可沈天可瘦泉臺可瞑獠牙判髮可狎而處而梅柳二字一靈咬住心不肯使劫灰燒失柳生見鬼見神痛叫頑紙滿心滿意只要插花老夫人胥是血描腸鄰斷草拾得珠還蔗不陪蘖杜安撫搖頭山屹强笑河清一味做官半言難入陳教授滿口塾書一身襶氣小要便益大經險怪春香

貶眼即知錐心必盡亦文亦史亦敗亦成如此等人皆若士玄空中增減朽塑而以毫鋒吹氣生活之者也然此猶若士之形似也而其立言神指邯鄲仙也南柯佛也紫釵俠也牡丹亭情也若士以為情不可以論理死不足以盡情百千情事一死而止則情莫有深於阿麗者矣況其感應相與得易之咸從一而終得易之恒則不第情之深而又為情之至正者今有形一接而即殉夫以死骨香名永用表千秋安在其無知之性不本於

一時之情也則杜麗娘之情正所同也而深所獨也宜乎若士有取爾也至其文治丹融詞珠露合古今雅俗泚筆皆佳沛公殆天授非人力乎若夫繂影布橋食肉帶刺冷哨打世邊鼓撾人不疼不癢處皆文人空四海墳五嶽習氣所在不足為若士病也往見吾鄉文長批其卷首曰此牛有萬夫之稟雖為妬語大覺頫心而若士會語盧氏李恒嶠云四聲猿乃詞場飛將輒為之唱演數通安得生致文長自拔其舌其相引重如此予不

知音律第粗以文義測之雖不能為周公瑾而猶不至如馬子厚借加評校以復兩張新湯之請便即交付一語若士見改竄牡丹亭詞者失笑一絶醉漢瓊筵風味殊通仙鐵遂海雲孤總鐃劃就時人景却愧王維舊雪圖持此作偈乞韋馱尊者永鎮此亭天下之寶當為天下護之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二十八至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鄧培善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三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序四十八 自序類

自序 梁江淹

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幼傳家業六歲能屬詩十三而孤邈遇庭之訓長遂博覽羣書不事章句之學頗留精於文章所誦詠者蓋二十餘萬言而愛奇尚異深沈有

遠識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徒然未能悉行也所與
神遊者惟陳留袁叔明而已弱冠以五經授宋始安王
劉子真畧傳大義為南徐州王新安從事奉朝請始安
之薨也建平王劉景素聞風而悦待以布衣之禮然少
年嘗倜儻不俗或為世士所嫉遂誣淹以受金者將及
抵罪乃上書見意而免焉尋舉南徐州桂陽王秀才對
策上第轉巴陵王右常侍右軍建平王主簿賓待累年
雅以文章見遇而宋末多阻宗室有優生之難王初欲

羽檄徵天下兵以求一旦之幸淹嘗從容曉諫言人事之成敗每曰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則復見麋鹿霜棲露宿於姑蘇之臺矣終不以納而更疑焉及王移鎮朱方也又為鎮軍參事領東海郡丞於是王與不逞之徒日夜搆議淹知禍機之將發又賦詩十五首略明性命之理因以為諷王遂不悟乃憑奴而黜之為建安吳興令地在東南嶠外閩越之舊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靈草皆淹平生所至愛不覺行路之遠矣

山中無事與道書為偶乃悠然獨往或日夕忘歸放浪之際頗著文章自娱在邑三載朱方竟敗焉復還京師值世道已昏守忠閑居不交當軸之士俄皇帝始有大功於四海聞而訪召之為尚書駕部郎驃騎竟陵公參軍事當沈攸之起兵西楚也人懷危懼高帝嘗顧而問之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如何淹對曰昔項强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號令諸侯卒受一劍之誅紹跨躡四州終為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焉帝曰聞

此言者多矣其試為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攸之志鋭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故豺狼十萬而終為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是時軍書表記皆為具草逮東霸城府猶掌筆翰相府始置仍為記室參軍事及讓齊王九錫備物及諸文表皆淹為之受禪之後

又為驃騎豫章王記室參軍鎮東武令參掌詔冊並典
國史既非雅好辭不獲命尋遷正員散騎侍郎中書侍
郎淹嘗云人生當適性為樂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後之
名哉故自少及長未嘗著書惟集十卷謂如此足矣重
以學不為人交不苟合又深信天竺緣果之文偏好老
氏清淨之術仕所望不過諸卿二千石有䏰織伏臘之
資則隱矣嘗顧幽居築宇棄絶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緑
水左倚郊甸右帶瀛澤青春爰謝則接武平皋素秋澄

景則獨酌虛室侍姬三四趙女數人不則逍遥數紀彈琴詠詩朝露幾何忽忘老之將至淹之所學盡此而已矣

自序　劉峻

峻字孝標平原人生於秣陵縣朞月歸故鄉八歲遇桒梓顛覆身充僕圉永明四年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軍天監中詔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余嘗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

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歡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剛强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

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寬愧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為序遺之好事云

清涼居士自序　明文元發

居士姓文氏漢成都守翁之後五代時有諱時者自成都徙廬陵事唐莊宗為帳前指使輕車都尉至宋淳熙間有宣教郎寶蓋時之後也為衡州教授子孫占籍為衡山人十一世祖元金紫光禄大夫其金紫之孫曰俊卿者仕元季為鎮遠大將軍湖廣管軍都元帥佩金虎

符鎮武昌入國朝授闕州衛千户鎮遠六子長子定開從高皇帝平偽漢有功授飛騎尉荆州左護衛千户賜金織蟒衣改名添龍建文中歿于兵子憲為錦衣衛千户調徐州衛令徐州之族是也第三子定聰以武臣子入侍署散騎舍人為都指揮蔡本贅婿從蔡徙杭生四子其仲子惠婿于蘇張聲遠氏因留居蘇為長洲人居士五世祖也始讀書業文隱居不仕教授鄉里人稱存心先生存心生淶水府君諱洪中成化乙酉鄉試授易

州淶水教諭以子貴初贈南京太僕寺丞再贈少卿少
卿生三子長温州府君諱林成化壬辰進士仕終温州
知府居士曾祖也次中丞府君森成化丁未進士仕至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又次貢士府君彬以年資貢禮部
未仕而卒文氏世武弁自少卿公奮起科目生三子宦
學通顯媲德儷義望于當世迄今衣冠禮樂代不乏人
皆我存心府君實肇基焉可忘所自哉温州府君生我
祖翰林府君諱徵明世號衡山先生道德完粹名教宗

主生三子長即我考博士府君諱彭仕終國子監博士
渾樸真純和光物外生平至行古人所難與弟和州府
君嘉祝峯府君臺友愛無間葢不事修飾而人倫築範
實不能外焉各有傳載妣孺人錢氏生二子長為上林
録事肇祉次即居士居士名元發字子悱嘗仕為浙江
金華府浦江縣知縣五年陞河南衛輝府同知未上以
病乞致仕歸自號清涼居士居士生有至性初博士府
君以志趣高朗不屑生産家貧甚至乏薪水代勞之人

錢孺人方病居士年六歲即自往祖母吳安人所哀哭乞倩人為饘粥以供錢孺人吳安人亦為之哭錢孺人歿時居士方九歲伏尸踊躃自始死至殯三日夜不離尸側亦不輟聲迨浴尸既俗云若親子飲澡水者即死無地獄之苦居士隨附盆飲水觀者咸異之時祖母吳安人以高年劬勤居士既喪母幼又孱弱多病内外親黨莫有顧之者唯其嫂王碩人為之煦哺鞠育極其扶循寒暄飢飫莫不周至葢不待上林公之詔而然者故

其殁也居士為之朞以報之事後母楊孺人時尚童穉然曲意宛轉哀號孺慕若成人然楊孺人雖性嚴予亦為少霽其威也但自幼因錢孺人多病日不離側既錢孺人殁零仃哀苦遂至失學年十五始克就外傅從大儒魯子大先生受春秋章句稍通大義又不肯竟習未幾博士和州二府君俱宦游在外而待詔府君以盛德顯名大耆居家賓客輻輳凡應對延接悉以屬居士即飲食起居湢浴綦屨之微非居士在側不適也而居士

所以先意承志以代博士府君之勞者亦殫力焉年弱冠被選爲郡學弟子員當其時學本面牆勤非鑿壁迺試輒高等人方以謍髦目之而自亦不知其謬也坐是滯于場屋者垂三十年迄于無成是豈獨其命之不逢哉年四十遇穆宗踐祚詔天下貢士不限資次名恩貢時郡守永年蔡公國熙謂居士宜選薦之于督學麻城周公弘祖遂以居士應詔同選者吾蘇十人十人中已大半奮甲科登膴仕而居士再試再斥丙子復下第嘆

曰吾豈為謗譏者束縛哉造化小兒弄非一人因投筆自笑曰他生未卜此生休矣丁丑遂謁選選授浙之浦江浦為浙東巖邑地瘠民刁好鬬喜訐囹圄常滿而逋稅較他邑為最居士至聞其槩欲變其俗時瓊州王公懋德守金華名能知人亦慎許可一見居士謂其僚佐曰文子非百里才也居士亦見王公可倚以立事遂請閒因歷陳縣獘事數十條王公報可居士則以次行之執法不少阿縣初大譁曰老貢生潤身已耳乃皎皎耶

縣多豪大家每持縣事縣官至先以利嘗之不可則以勢刼之又不可則訐之于上而搆去之以故縣官稍下者遂食其餌齗齗者不得善罷居士一繩之以法莫所縱釋而實繁之徒即走金陵騰毀焉晉江陳公我渡時為南司空葢先撫南畿知居士者特致尺一諷居士有曰浦故刁俗善訐官吏韓鳳橋許益齋以甲科㦲望被浦民誣告至勤兩府會問足下丰裁凜凜恐有挺而走險者不可無濡尾慮也居士報之云申棖以有慾不剛

孫實因受囑色沮不肖幸免此二者破柱剥皷彼何人
哉諸豪聞之葢終居士任不敢出一聲也其他條舉志
在必行事集而衆不擾賦稅視他邑乃更早完獄訟希
減盜賊屏息民大安焉而醍身苦操終始一節即始之
譁且撓法者莫不詘服歷任五年亦有一二事可書别
有紀載然雅非居士志兹不復贅三載考績例得恩典
于是先父母及繼母二室人皆得贈卹煌煌寵章賁兹
黄土幸矣幸矣居士在官雖有賢聲然世局時情較量

資格不爽秋毫而居士素狷直不能與時俛仰初居士為青衿時與令相君申公有筆硯之舊申公既貴時居士尚家食申公頗為推轂及有浦江之選即謝相君曰文生年踰四十得憑閣下之靈受一命為民社主自今日以往固不敢以不肖之身累閣下負夙昔之知矣然而相君于故舊意甚不薄每部使臣及監司至浙者多以居士為託世無隻眼遂以此為縣令重也而煦煦然請間示恩情態百出殊為可厭甚至有欲布其私者先

乃令人羣撫長短聲言按劾而後竟薦之于朝以爲德居士遂浩然曰嗟乎文生束髮讀書家世名德生平自詭亦欲乘時少見以不負初念而運會不逢僅以老貢生徼天子之命得一邑如斗大顧不得驤首康莊而跼蹐轅下誰識鹽車哉迺欲以褆袍綏故人頞頻縱自駕下無若先世羞何會有衛輝之命因得解歸遂移疾上疏乞骸骨蒙准以新銜致仕居士時年已五十有四矣居士始欲歸有同官與居士厚者新建喻公均高安范

公儁同安黄公文炳為居士謀曰若家素貧今歸何以為十口計且以一老郡丞在家與部使臣監司相與不無世態慮耶居士笑曰勞苦諸君愛我良厚然人各有心吾終不能以此區區者而戚施于市兒前也柴桑翁笑人齒冷矣況吾自上世以來田不滿二頃屋廬僅除風雨吾曾祖守温卒于仕同官視其篋中僅緣青布袍一件鍍金帶一圍書數十卷其清德如此吾今幸藉先人遺澤得免負戴有田三百畝足以供朝夕草堂一區

歲時伏臘烹雞菊酒足以備祭祀此其家不貧況山姿野性素無軒冕意閉門自適雖子平之累未畢而公理之志可申諸君乃欲我束帶僕僕隨士大夫後蹣跚塀卮之下然後為文生重耶已乎休矣于是居士歸旋葺其舊居顏其堂曰願賢寢曰詒安築小樓一楹曰心遠日坐其間讀書課子閒吟小詩詩不甚工亦不求其工自娛而已居常自郡縣大夫外雖豪貴人長者非素相知即不肯束帶出見亦不報禮雖似于簡傲然不欲强

顔應非情言笑與俗人相對蓋其素性爾也而人亦有
諒之者居士與上林公同胞少公十歲又嘗鞠育於王
碩人如子以故事王碩人如母而事上林公若父及居
士致仕歸四年上林公亦致上林事歸吴中與居士居
相去僅百步朝夕相聚甚讙也初博士和州二府君兄
弟友愛白首無纖芥却洎晚歲宦游南北阻絕臨終皆
以老年兄弟不得一執手為恨今居士與上林公迺得
以暮齡垂白怡怡于于徜徉於故山林壑為吴人所羡

豔也不亦幸哉居士雖生于貧素然性不喜作寒寠態亦不肯干乞于人自少至老口不言貧衣服修潔雖至親密者故不知其貧生也垣屋居止處方廣不盈丈必淨拭掃除性方整即屏榻裀几稍有傾仄不肯即安然氣宇簡重凝定閑雅楚然自居而秉志高亢與人寡合不能容人過又不喜與富人往來居常見脂韋夸毗誕妄不經與輕諾寡信輩及長者家兒恒白眼視之如將浼焉故家居以來賓客益鮮門無剝啄日手一編倦則

徐步庭除間朗吟古詩三四首亦善睡每飯後高枕酣寢蝠然遠寄欣戚不繫謗譽無聞如是已耳而世間可欲之物若無足以動其心者然任懷得意傍若無人其終身坎壈亦坐是焉間得一二相知結山間之社每數日一會相與甚洽意是足以終老第未知諸君歲晏何如耳居士元配彭孺人生三女無子繼室周孺人生一子名從昺今更震孟而周孺人媵陳氏生一子名從升周孺人卒復聘史氏女為側室生一子名從泰今更震亨後歲已

丑陳氏再得一子與吾同物名之曰從同今更震纓曷娶陸
升聘徐泰聘王同聘潘三女長適陸士仁次馮時康次
姚汝輒悉名家子歲戊子居士年且六十念諸子生俱
晚未悉居士履歷暇日因稍録其生平大都并所著詩
文雜稿藏于家以示之云清涼居士曰夫惟聖人不凝
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自非聖人必有所寄藉而後克
展古人謂賤生于無用中流失船一壺且千金矣雖雍
氶零時為帝者也信然哉夫世有懷瑾握瑜瓌奇倜儻

之士弗獲一試泯泯于當年者又何可勝道也幸歟不幸歟乃孔子稱四十五十而無聞又疾没世而名不稱焉士獨可薄世資乎哉居士結髮立志自詭不後于常人顧當文明景運格于際會進不得宣力樹勲効鉛刀一割之用退不能讃揚皇猷撰述一家之言爲爾寂寂幾爲胡盧生所笑語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豈非聖明在上而功業不建闡譽弗遠烈士以爲至羞乎雖然他日獲啟手足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儻可藉口以便

也則又幸矣膏以明自銷薰以香自燒吾知免夫吾知

免夫